

# 小紅星

郭新日著  
趙延年畫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## 內 容 提 要

這是一部反映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江西蘇區革命鬥爭的小說。

故事中的兩個小主角——細妹和牛伢子是很要好的朋友，他們都是窮人家的孩子。在紅軍還沒來到他們的家鄉時，細妹曾經做過財主家的童養媳，整天挨打挨罵，有一次還險些被婆娘打死。牛伢子的爹娘都被財主害死了，他自己只好每天上山打獵過日子。

後來，當地的窮苦人在黨的領導下，鬧起革命來了。細妹和牛伢子也和成年人一起，參加了革命鬥爭。在艱苦和殘酷的鬥爭生活裏，他們逐漸成長起來，也逐漸鍛鍊得勇敢和堅強起來。通過這個故事，可以看出當時革命鬥爭的一個簡單輪廓。

書號：文 0016      52 千字      定價(4)三角二分

### 小 紅 星 (高)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|
| 著 者   | 郭 新                   | 日 |
| 繪 圖 者 | 趙 延                   | 年 |
| 裝 幀 者 | 李 天                   | 心 |
| 出 版 者 | 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         |   |
|       | 上 海 延 安 西 路 一 五 三 八 號 |   |
| 印 刷 者 | 中 國 科 學 公 司           |   |
| 總 經 售 |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     |   |

1955年7月第1版—第1次印刷 印數1—13200

開本 787×1092 耗 1/28 印張 3 1/2 插頁 5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肆號

## 目 錄

|    |         |    |
|----|---------|----|
| 一  | 我的家     | 一  |
| 二  | 荒月裏     | 二  |
| 三  | 倒霉的日子   | 四  |
| 四  | 婆娘打我    | 五  |
| 五  | 我害怕     | 六  |
| 六  | 打獵的牛伢子  | 七  |
| 七  | 爹的性子變了  | 八  |
| 八  | 牛伢子不見了  | 九  |
| 九  | 石洞裏     | 二一 |
| 一〇 | 我不告訴他   | 二六 |
| 一一 | 一個恐怖的夜晚 | 三〇 |
| 一二 | 突然的消息   | 三三 |
| 一三 | 田保哥被殺了  | 三三 |
| 一四 | 娘兒們的會   | 三七 |

|    |           |    |
|----|-----------|----|
| 一五 | 我們就要紅給你看  | 三〇 |
| 一六 | 我們會回來的    | 三三 |
| 一七 | 造謠和放火     | 三三 |
| 一八 | 被捕的夜晚     | 三六 |
| 一九 | 爲什麼會退呢    | 四〇 |
| 二〇 | 在峭崖的路上    | 四三 |
| 二一 | 牢獄間的同志    | 四四 |
| 二二 | 逃脫        | 四九 |
| 二三 | 一個好夢      | 五三 |
| 二四 | 犧牲了一個兒童團員 | 五四 |
| 二五 | 牛伢子的馬兒    | 五五 |
| 二六 | 我也要到了     | 五七 |
| 二七 | 馬兒不見了     | 六〇 |
| 二八 | 這件事比馬兒更重要 | 六四 |
| 二九 | 第一次參加戰鬥   | 六六 |
| 三〇 | 俘虜        | 七一 |

|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|
| 三二 | 可怕的消息·····     | 三 |
| 三二 | 在沙灘上·····      | 六 |
| 三三 | 看見了毛主席·····    | 二 |
| 三四 | 「不能誤事啦」·····   | 七 |
| 三五 | 紅星在原野上閃着光····· | 九 |

## 一 我的家

我小時候，共產黨還沒有來，我們江西地面還沒有成立蘇維埃〔註〕政府，窮苦人家無依無靠的，真是活受罪啊！

我爹在鎮上的一個財主家做長工，那個財主姓周名壽增，是一個又刻薄又吝嗇的小氣鬼。我爹一年忙到頭，累得哈着腰，可是還是掙不到一個銅子回家。

我娘除了替人家舂米、繡花、納鞋底外，還做糖糕賣呢。這可不是一門好活兒，打三更起半夜，落雪天也要我端到鄉裏去賣，腳凍得發麻，像木頭似的。

有一天，我對娘說：「娘呀！我不願幹這門活兒啦。」娘聽了，抱我到她懷裏哭着說：「寶寶，你投錯了胎啦，窮苦人家還有好日子過麼？」

我看娘哭得可憐，便說：「不要哭啦，我是說着玩吶。」娘聽我說着，哭得更厲害了。

後日裏，腳凍爛了，也不敢當娘面吭一聲。

〔註〕蘇維埃——「工農代表會議」的意思。

## 二 荒 月 裏

日子漫長長的真難過啊！

人家說：「四月一片青」，可是我娘却唱着：

一日三筒米，

分做數餐糧，

長年是荒月，

窮人沒春光。

這個調兒可不是假話啦。有一天，我家養的那隻小豬餓得「嗚嗚嗚嗚」地直叫，娘吩咐我說：「細妹，提隻籃兒到野地裏去尋些野菜來啦。」

野地裏空空蕩蕩的。往年裏，田壠上還會長些馬蛇菜、薺薺菜什麼的，可是這荒年荒月裏，連野豬菜也尋不着啦，只有幾隻老鷹迴迴旋旋的在天空上玩。

第二天，因為沒有東西餵，娘把小豬殺了。

按老規矩，窮人家殺了猪是要請五里開外的鄉紳財主來吃「血酒」的。

那天，村子裏的財主胡永福的姨太太也來了。那狐狸精挺着一個大肚子，摸

着我的頭髮，狡猾地凝視着我娘說：「你細妹今年幾歲了？」

娘恭恭敬敬地哈着腰說：「九歲啦，太太，還不懂納鞋底呢。」

「啊啲！九歲啦，還沒有一隻凳子高，你大嫂就捨不得讓她吃點好的，瘦得像燒火棒似的。」

「太太，窮人家還想吃什麼好的嗎？喝點米湯就是好的哩。」

「大嫂，我侬是個『觀世音』的心，說正經話，細妹到我家一日三餐飽是不缺的。我的肚子尖尖的，猜得着是個男公子，說正經話，細妹做我的童養媳可還不錯哩。」

夜裏，娘一邊替我包衣裳，一邊叮嚀我說：「寶寶，家裏沒有一粒米，你爹又掙不到一個銅子回來，娘沒法養活我的心肝啦，唉！……」

娘說着說着，就嚶嚶地哭起來了，她抱我到懷裏說：「你現在是人家的孩子啦，以後在婆娘家裏過日子，要乖乖地聽話啊。婆娘吩咐你做什麼，就要乖乖地去做啊，橫豎在家裏跟着我也是沒有什麼好日子過的……。」

弟弟火生子像懂事似的，他捉住我的手兒說：「姐姐不要走，姐姐不要走。」

娘騙着他說：「姐姐明天去捉蜻蜓給我寶寶玩啦。」

過了幾天，響了一掛爆竹，我就當了人家的童養媳了。

### 三 倒霉的日子

倒霉的日子來啦。

婆娘分娩後，一符二實的是個男娃兒，是我的「女婿」呢。

我的「女婿」是一個又胖脾氣又不好的男娃兒，成天哭，要我抱着打圈圈兒才會停嘴。往日裏在娘家抱弟弟還可以打兩下，這回可不行啦。

有一天，我抱着「女婿」在園子裏玩。早晨，菜畦綠油油的，菜葉兒含着露珠。一隻紅頭的小蜻蜓在蒲花架的綠葉裏閃閃的，我樂壞啦，把「女婿」放在草地上，慢慢地走過去。那隻蜻蜓立在籬笆上，尾巴一翹一翹的，我正要伸手去捉，忽然，「女婿」哇的一聲哭起來了，蜻蜓像着了嚇似的翹起尾巴飛跑了。我可火啦，向着「女婿」罵道：「哭你去見閻王！你這狼拖的把我的蜻蜓給嚇跑了。」這時，恰好婆娘從茅廁裏出來，她揮着一把糞杓趕過來，嚷着：「你這娼婦！你這嫁一萬嫁的！」

我嚇得打圈圈兒，一骨碌往自己家裏跑……

#### 四 婆娘打我

我氣吁吁地跑到了家門口，聽見爹正在跟娘吵嘴，我躲在門邊聽着。

「餓死都不進他周家的門，這些冷言冷語真受不了啦。」

我猜着：爹一定是在周壽增家裏受了什麼委屈啦。

娘柔聲地勸道：「火生子的爹呀，你要睜睜眼看看這是什麼世道，人家張水狗和壽貴還找不到工幫呢。」

我正聽得心酸，忽然婆娘喘吁吁地追過來了。

「你這死了沒日頭沒月亮埋的，你這竹籃子裝的，你這……」

我嚇得竄到娘的懷裏去。

娘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，哆嗦着身子問那狐狸精道：「親家，是怎麼一回事呀！」

婆娘直向我撲過來，呼天搶地地罵道：「你這賤婊子想謀死我的男娃兒啦！」我爹跑過去擋住她：「親家，細妹怎麼啦？」

「你這娼婦想謀死我的男娃兒啦！這可要上衙門裏去打官司啊！……」

咄！不等婆娘說完，娘就劈頭打了我一巴掌：「你這鬼迷了的啊，有福不享，還要闖禍啊。……」

我從來沒有看過娘變得這樣嚇人！

「我說啊，……娘呀……我呀……我……」

我抖着嗓子唧唧促促地說不清，白布掉在染缸裏，洗也洗不清啊！

婆娘趁勢舉起糞杓向我頭上打過來，我一陣痛，身子倒下去，昏迷過去了。

## 五 我 害 怕

夜裏，我燒得昏昏沉沉的，我在夢裏又看見婆娘追過來啦。

啊啾！婆娘的臉上血淋淋的，頭髮披着，她看見了我，握着一把亮晃晃的菜刀趕過來了，我嚇得往稻田裏竄啦。

「你這狼拖的，還想跑嗎？」

天呀！婆娘看見我了，我慌得從稻田裏爬出來，但又好像是在樹林裏跑，我的腳被野藤絆着了，跑不動了，我嚇得叫起來：「娘呀！我的爹啊！……」

「什麼？寶寶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寶寶在娘懷裏，『路菩薩』帶我寶寶回來了。」

我嚇得醒過來，看見娘一邊替我揩汗，一邊哭着對我爹說：

「細妹嚇走了魂啦，快到外面喊回來啲。」

窗子外面，槐樹葉兒瑟瑟地響着，慘淡的月光照在窗口上，悽悽涼涼的。

院子裏，爹在拖長着嗓子慘慘地喊道：「細妹回來哪……。」

「回來了。」娘答着。

我還是慫慫地躺着。

娘哭哭啼啼地親着我的臉兒說：「娘打了自己的心肝啦，娘打了自己的寶貝

啦……唉！娘的心真狠啊！」

「寶寶，認識爹麼？說話啦……唉！」爹一邊替我換貼傷口上的煙絲和香爐灰，一邊嘆着氣。

## 六 打獵的牛伢子

過了兩天，村上打獵的牛伢子送了一帖草藥來了。牛伢子只十一歲，就認識許多草藥名目。

我聽娘說過：七月裏日頭晒死螞蟻，牛伢子的爹還替人家車水，到了秋天，

陡然連吐帶瀉的病起來了。村裏人替他喊了幾次魂，都不頂事，只是和牛伢子說了一句：「牛伢子，要替爹爹爭口氣啦！」就死了。後來他娘被鎮上財主周壽增搶去當婊子，也跳井死了。

牛伢子自他娘死了以後，便搬到「土王廟」裏去住，他變得無依無靠的了。可是，他死死地記住他爹的話，雖然是揭不開鍋蓋，也不上財主家做短工。春裏，他賣了他爹留下的半畝田和一架爛水車，打鎮上買回了一挺鳥槍，上山打獵過日子。

我們兩家都是窮苦人家，所以牛伢子對我家很親；他打着了野雞、麝子、兔子、鵝鵝什麼的，總要送一點給我們嚐嚐。

牛伢子替我裏好了傷口後，問我道：「還會痛麼？」

「不會。」我看着他那對珍珠似的眼珠兒，真不覺痛了。

牛伢子聽我說着，眯着眼笑，臉上泛出了兩個酒渦。

## 七 爹的性子變了

秋天，我的傷口好了，可是我爹的性子忽然變啦，每天總是要半夜三更才回

家，娘捉摸着爹是在和村子裏的壞女人胡鬧。

有一天夜裏，貓頭鷹出窩了，爹披着月亮敲門。

娘氣沖沖地跑去開了門，板着臉兒問道：

「到哪裏去了？」

「到花生田裏趕野豬去了。」爹畏怯地答着。

「哼！」娘不信，「四十歲的人啦，頭髮都快要白了。」

「你說什麼！」爹奇異地問道。

「你還想瞞着我嗎？你和人家要好。家裏『米甕裏跌死老鼠』（註），你就能丟着不管嗎？」

爹聽娘說着，只是眯着眼笑，不吭一聲。

## 八 牛伢子不見了

我好久沒有看見牛伢子了。

有一天，我去「土王廟」裏尋牛伢子，那個住廟的老頭兒告訴我說：「牛伢

〔註〕 就是米甕裏沒有一粒米的意思。

子搬走了。」

「怎麼會搬走呢？」我問他。

他說：牛伢子的性子真不好；有一天，財主胡永福對牛伢子說：「牛伢子，賣隻兔子給我吧。」

牛伢子說：「不賣啦，不賣啦，我自己要吃。」

「什麼不賣啦！難道我還沒有銅子給你麼？」

「你有你的銅子，我有我的兔子，不賣就是不賣。」

「難道我的銅子是泥土印的麼？」

「什麼泥土印的不泥土印的，我稀罕你的銅子麼？」

胡永福聽了，氣得吹鬍子鼓眼睛，他惡狠狠地對牛伢子說：「渾小子，你要記着！」

牛伢子怕被胡永福捉去坐牢，這樣便報不了他爹娘的仇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牛伢子拾起碗碗盞盞，揹着一條爛棉被，到別處過日子去了。  
臨走的時候他還說：「總有一天要幹掉他！」

## 九石洞裏

第二年春天，天氣暖和的，贛江岸邊的野色都綠了。

鵝黃色的小花從茸茸的草地裏探出頭來，像是故意招引蜜蜂兒似的。稍遠的水田裏，禾秧綠蘋蘋的，一羣黃白色的小鴨浮在水面上，咻咻的叫喚着，親熱極了。

我看着他們，就想起牛伢子來了。

有一天，我對娘說：「娘呀，我去山裏割茅草啦。」

「要早點回來吶。」娘叮嚀着我。

「是啦。」我答着。

我爬過了一重重的高山，走過了一條條的溪流，鑽到一叢樹林裏來了。

風兒在樹梢上颼颼地吹過去，深谷裏，山雀兒像銅鈴似的鳴着。

我穿過了荊棘的密叢林，蹲在一條溪流裏洗腳。溪水清清的，涼爽極了。

我洗完了腳，想竄出樹林來，可是野藤攔住了路，我迷了方向啦。

我嚇得蹲在一棵松樹下哭起來了。

「哪一個？」那邊竹林裏有人在叫。我怕是強盜，不敢作聲。

「不說我就開槍啦！」我聽出了是村上鳳生哥的口音，反而更大聲地哭起來。

「是細妹嗎？」鳳生哥腰上圍着一塊紅布，揹着一把馬刀，沿着溪流跑過來了。

我看見他，就不哭了。

鳳生哥帶着我走，我們穿過了密密的竹林，走過了一塊沼澤地，進到山巖的口子上了。

忽然，我看見牛伢子揹着鳥槍站在那裏，他的脖子上圍着一塊紅布，被風吹得一飄一飄的。我樂壞了，向他跑過去叫道：「牛伢子！」

「怎麼！你來啦？」牛伢子跑過來握着我的手兒親熱地問，「你娘近日裏日子好過麼？」

「就是哭我爹不曉得到哪裏去了。」

「你曉得你爹在這裏麼？」牛伢子着急地問我。

「我爹是在這裏麼？」我高興地反問他。

「我還以為你曉得你爹在這裏咧，嚇壞人啦。」牛伢子咂咂嘴，輕鬆地笑了。